

踏遍青山

姚思敏
Yao Simin

TABIANQINGSHAN

中国山水画十家写生作品集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Painting Journal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踏遍青山/满维起主编.—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39-3627-2

I. 踏… II. 满… III. 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6173号

踏遍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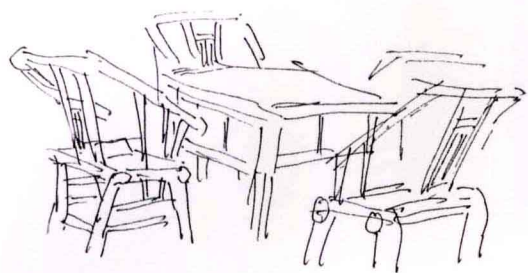
绘 者	姚思敏
主 编	满维起
责任编辑	齐大任 秦 洁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蔡 葵
图文设计	周圣迪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一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青云恒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毫米 1/16
印 张	3.4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627-2/J.988
定 价	480.00元 (全套10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3	4	8	10	12	16	20	29
评论摘要	自然为上品之上——读姚思敏的画	一个有本事有激情的画家	余震之余	享受写生	湘西行	姚思敏写生作品	姚思敏创作作品
	文林木	文李宝林	文姚思敏	文姚思敏	文姚思敏		



姚思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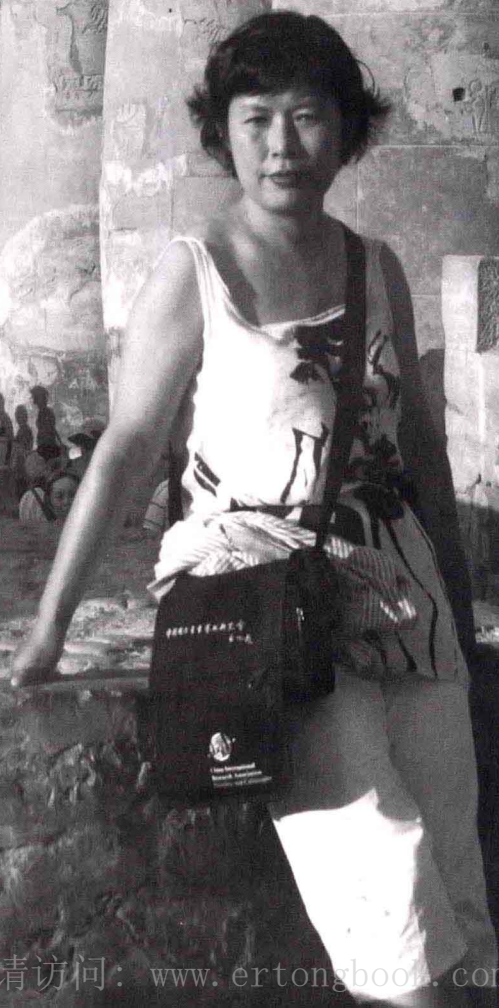
Y A O S I M I N

姚思敏，女，1957年生于四川乐山。成都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四川省山水画会副会长。

踏遍青山

姚思敏

Y A O S I M I N



卢可索神庙

当我看到姚思敏的工笔逐渐转向山水画风格的时候，感到她正是在追寻属于自己的境界与风格，并未完全参照别人的规范去作画，包括古人或师长。的确，她的样式不但在古人那里没有，就是朱佩君先生、李文信先生或冯建吴先生那里也没有。再加上一句：在她的画里却又有各位老师们艺术教诲的影子，我想细心人的眼睛会看得出来。姚思敏的难得之处在于她的坚定与执著。她在《我的主义》这篇精彩的文章里，写她在那些幽邃美丽的山涧溪流和缤纷醉人的枝叶间得到深深的快乐和创造的自信，结论是“忠实于自然，忠实于自我”。

——孙 克

姚思敏的画在中国画坛独一无二，姚思敏的画富于诗情画意的文化品位，画面充满古典与现代的结合，老辣苍劲、变幻多端的用笔与彩墨意象的结合，色彩与水墨的结合，笔墨意味与制作肌理的结合，似信手拈来，自然生动，使画面充满了盎然新意与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姚思敏的艺术成就如此突出，这不要说在中国女画家中是一位佼佼者，就是在当代男性画家中也是显得非常突出的人物。因此，姚思敏的名字与艺术成就，很自然地就成为了美术理论家们的关注点。

姚思敏的勇于独立思考、敢于表明自己自由之思想的人格及特立独行的精神，很值得提倡和学习。

——钱海源



姚思敏 / 摄

自然为上品之上

——读姚思敏的画

文/林木



姚思敏出道较早，这一二十年间，她参加了无数的展览，获得了大量的奖项，参加了“百年中国画展”这种20世纪100年间仅百余人参加的权威大展，可见其在中国画界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况且，她的画也的确画法别致：风格独具，早已形成自己的个性风貌，这也是她所以在画坛享有盛名的原因。

姚思敏的画的确别具一格，在全国的画坛也真是独一无二。你很难把她的画列入某种套路之中。她学的是工笔设色花鸟画，但她的画大多是工意参半；她本来该定位在花鸟画上，但她又经常是兼山水花鸟而有之，让你难辨画科；她固然讲究笔墨，但你全用笔墨去衡量其画时，画中的制作因素又使你说不清楚；同时，她的老师虽然是著名工笔花鸟画家朱佩君，她亦同时师承于著名山水画家冯建吴、李文信，其夫君又是著名山水画家唐允明，但你从她的画中又不太看得出她的画究竟出于何处，当然更不用说与画坛流行时风中的倾向关系……这当然就是姚思敏绘画所以参展、所以获奖、所以受人关注之所在。

早期的姚思敏是从工笔切入的，她早年参展获奖的作品也是精致细腻的工笔设色作品，而且渊源有自，学统谨严。本来，循着这条保险而讨好的成功之路，姚思敏是可以顺顺当当地当名画

家的。但姚思敏不是为当画家或者为当名画家而画画的，她是为了画画才当画家的。为了画画，亦即是想画画，喜欢画画。喜欢画画，也就是喜欢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就是喜欢生活、喜欢自然。姚思敏生活在成都，生活在这个距海拔两三千乃至四五千米高的大山不远的都市，她是经常去大山里边玩的。她和一批画画的朋友组织了一个“转山会”，就是为了经常去“转山”。转山有得，就兴奋；兴奋了，就画画，就写文章（姚思敏的抒情散文写得极好）。画的，写的，又都是自己亲身所历、亲身所见、亲身所悟的。喜欢大自然的姚思敏当然喜欢自然界的花鸟，于是她就画花鸟画；她当然也极为喜欢“转山”时见到的山、树、泉、瀑、云雾、山涧，于是她又情不自禁，不能不画这些山山水水，也因此而画起“山水画”了；有时山水也好，山水中的花花鸟鸟也好，也都喜欢，那怎么办？于是就山水、花鸟一起画，谁说只准画山水或只画花鸟而不允许合在一起画呢？姚思敏秋天去“转”过一些美丽的山，她的画中就会出现美丽红火的秋山；如果是春天“转”的春景，那她的画中会出现无数的春花之景；冬天“转山”，自然地又会“转”出雪景山水来。当然，山涧、泉瀑连同山花、红叶、鸣禽，这些是她“转”到九寨沟、松坪沟一类绝美之境的结果，又当



日月潭边

然地成为姚思敏经常所绘的题材。

这样，姚思敏自然形成了她不拘一格的题材内容，她什么都画，喜欢什么就画什么。而喜欢玩的姚思敏走的地方多，见的东西多，画面出现的东西也就多。她从四川的大山中，或者是从她去过的日本，找来的泉瀑、幽涧、红叶、小鸟四位一体的组合，就在题材上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前不久，她又去了宝岛台湾，阿里山中的神树，亚热带的阿勃勒花又成了她的素材。最近，她还将去法国，法国之行无疑又会给这位敏感多情的画家带来更多、更新鲜的东西。

姚思敏这种变幻不定又自我鲜明的风格类型，不禁让人想到石涛的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夫茫茫大盖之中只有一法，得此一法，则无往非法。而必拘拘然名之为我法，吾不知古人之法是何法？而我法又何法耶？总之，意动则情生，情生则力举，力举则发而为制度文章，其实不过本来之一悟，遂能变化无穷，规模不一。”又有汉代《乐记》谈音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可见，感物方能意动，意动方能生情，情不能抑，才生出音乐绘画。环境在变，情意在变，艺术焉得不变！

姚思敏这种顺其自然的作画态度，不仅使她的画题材多样，难分画科，还给她的艺术表现带来若干新的形式。

九寨沟的金秋，珍珠滩的银瀑，使姚思敏晶莹透亮的逆光红叶表现得难得的漂亮。而九峰山的雪景与雪中的红树，又产生了姚思敏别致的雪景山水。阿里山的千年神树入画，使姚思敏作品中作为绝对主体的植物(本当属花鸟)又与山水画中的树木合二为一。台湾地区亚热带阿勃勒花树上巨大的花冠，自然带上了花卉画的性质。由于姚思敏尊重自己的视觉感受与心灵感悟，她的东西都从自然中来，所以她的作品没有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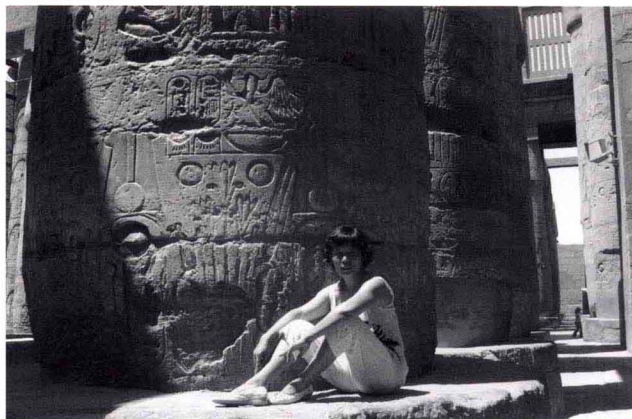
但姚思敏毕竟是著名的画家，她知道，中国画艺术不是照相术。真实地再现自然物象是摄影术的功能，而中国画，亦如其他任何画种一样，都是通过自己画种独特的绘画语言，来表达艺术家对现实的同样独特的感受。亦即艺术家必须从现实物象中提取属于自己这个画种的，同时又是富于艺术家个性的独特的语言形式。因此，面对现实的中国画手段就决不是素描或速写式写生的简单化问题。对中国画家来说，不论自然如何千奇百怪，你都必须从中提取出富于中国画意味的，与中国画材料相适应的笔、墨、色、水、结构或造型的符号、样式及种种相关的造型元素；否则，你是摄影

师、素描画者、速写画者，而不是国画家。

姚思敏的本事就在于善于从千变万化的现实中提取各具特色的中国画造型元素来构成自己富于个性的艺术。

姚思敏的中国画是独特的。她善于使用苍劲老辣的浓墨重笔去勾勒全画的主干，这种主笔可以是树枝、树干，也可以是岩石、舟桥与屋宇。她用笔苍劲老辣、醇厚凝练，其中提按顿挫、虚实浓淡，笔形变幻多端。同时，这种极具中国画笔墨特点的用笔方式是其绘画造型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其画面形式构成的最基本要素。她的作品中这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用笔方式，使她的绘画保持了一种与传统绘画笔墨意味较为接近的基本样式。但是姚思敏的绘画又绝不是传统绘画的延续。在她的画中大量使用的色彩，使其绘画与传统水墨画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姚思敏很少直接使用水墨，她的画中大面积使用的是彩墨。不论绿、蓝、赭、红，姚思敏或多或少都和墨使用。这样，以掺和其中墨的浓度之多少，就形成了从较纯的含墨较少的色彩到含色彩较少的水墨的细腻变化，亦即从彩墨到水墨之间自然而微妙的变化。彩墨固然不是她的创造，但把彩墨与水墨作自然的糅合，形成带彩色意味的水墨效果，却是姚思敏绘画的特色。姚思敏彩墨画的传统水墨特色又因她使用传统墨法而更突出。姚思敏使用传统墨法中的泼墨、破墨法，在大面积恣肆淋漓的泼墨之中，又夹以破墨之法。她或以浓破淡，或以淡破浓，在她的画中彩墨与水相渗相合，形成千变万化复杂的渗化效果。在姚思敏的画面大块泼墨，色、墨、水相渗相融，哪怕是每一极小的局部，都有着色、墨、水掺和时所产生出的浓浓淡淡、复杂多变、斑驳陆离的特殊水痕色墨之迹。这种效果，使姚思敏的彩墨在保持其色彩效果的同时，更符合传统水墨画那种幽深微妙的墨象要求。对姚思敏来说，由于这种传统水墨渗化的效果主要是在彩墨中进行的，这又使姚思敏的这种彩墨意象与某种撞水撞法的色彩肌理制作有某些相合。姚思敏画中的石块及大量背景往往使用这种彩墨意象的手法。通过自己这种独特手法的运用，姚思敏把传统的古典墨法与现代中国画中的肌理制作手法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而了无痕迹。姚思敏画面那种老辣朴拙用笔的主导性质与这种创意独特的彩墨意象的结合，使传统笔墨在新观念、新手法、新材料中得以有新的发展。在机械地使用较为缺乏个性的制作肌理而成风的当代中国画坛，应当是一颇具启示性的成功的例子。

姚思敏的画中的确处处充满着这种古典与现代的结合：老辣苍劲、变幻多端的用笔与彩墨意象的结合，色彩与水墨的结合，笔墨意味与制作肌理的结合，都给姚思敏的绘画带来盎然新意。还值得一提的是，姚思敏画中不无几分古典诗情的山水花鸟选材，又以



埃及卡拉克神庙



法国巴比松小镇采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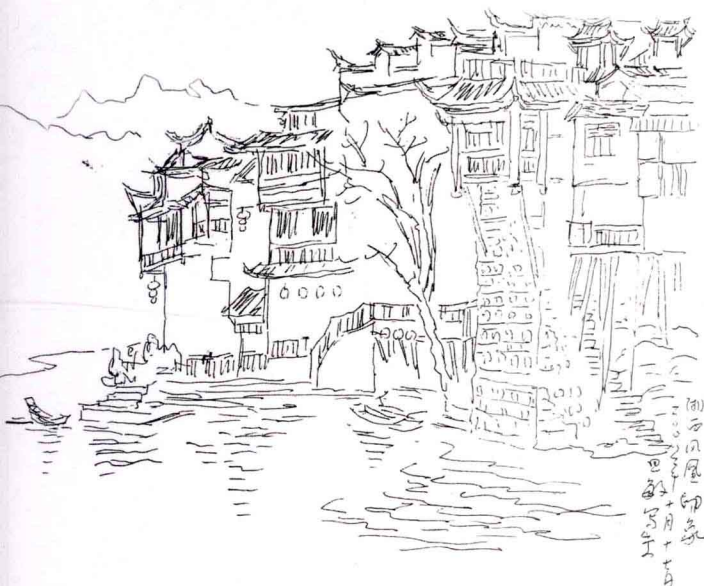


福建武夷山中

源自写生画法的结构手段而出之，这使得姚思敏的绘画风格与古典套路大相径庭。由于直接面对大自然写生，或对写生稿进行再处理与再创作，所以姚思敏的画面有着较为自然清新的真实结构，加之源自真实场景的写生写实及再加工再创作，她的画面场景不但远远地摆脱了传统花鸟、山水的结构套路，而且在场面的宏大、细节的丰富与造型的生动上可谓独树一帜。在《神木·阿里山印象》中，那株千年古木不但占据了画面正中的主要焦点部位，而且其树干充满着由复杂多变的用笔构成的极为丰富的细节。近处的主干已是造型复杂，再辅以背景中众多树木构成的原始森林，在这幅120cm×235cm的大幅作品中，就不仅有复杂的造型、复杂的结构，还有表现这些复杂形态的复杂笔墨。同样的，在《阿勃勒花印象》中，本身就形态复杂、体形硕大的乔木花卉阿勃勒花，被处理在枝蔓交错的繁茂丛林之中。在这幅尺寸达123cm×197cm的画面中，形态的复杂同样构成笔墨色水的形式的复杂，每一细小局部中笔墨色水

的精微变化，既是造型本身的要求，又使形式意趣得到充分的表现。同样的，《红叶谷》为137cm×200cm的巨大尺幅。这幅画偏重于彩墨意象的表现，亦显示出细节丰富的效果。在《雪景红叶》中，66cm×134cm的画面同样充满着造型细节与笔墨细节的同一与丰富。姚思敏绘画因此而摆脱了流行时风中那种玩弄笔墨的小品陋习，而具张大千所谓“画家之画”的特征，既具专业画家之复杂的技巧难度，又具绘画艺术需要的情感特征与形式意趣的表现。姚思敏的绘画特别耐读，原因也在这里。

姚思敏绘画这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风格特征，是源自现实的造型需要所决定，又是笔墨形式的表现意趣之使然。她的这种意趣追求是一个艺术家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现实感悟的结果，不装巧趣而情趣自生，不弄玄虚而风流自得。集古今于一身，融造化之境与笔墨意趣于一炉，姚思敏艺术之魅力亦在此种自自然然之中。唐人张彦远称：“自然者为上品之上。”姚思敏的画可以为证。



一个激情的画家有本事有

文/李宝林

1988年中国首届“中华杯”中国画大奖赛上，评委们最后以一致的票数，评选出花鸟画金奖，这幅画的名字叫《清音》。画幅不大却非常精美，笔法松动，晕染细腻但又充满灵性，整个画面洋溢着活力和新意。

在颁奖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的作者——姚思敏。当时她是一个可爱、爽朗的女孩。这之后，在各种展览及得奖名单中，姚思敏的名字频频出现。她每到北京来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有时在活动上会面，有时也专门来看我，每次见面她都会开心地谈：又被那里的景色所感动，以及她如何把这些感动画出来，每次我都在想她真是一个天生画画的“料”。

我陆续看过她画的牡丹系列、秋涧系列、磨崖系列及最近的山水画新作，明显感觉到花鸟画已经容纳不了她对大自然不断拓展的激情。她逐渐向山水画延伸。她画的题材是她非常喜爱、非常感动的东西，是有感而发的，这是她成功的关键。画家光有感动还不够，还要有把感动变为画面的本事，思敏是二者都有的画家。她很敏感，所以她观察得细，画得也细。她的线、点、皴，细密而充满生命力，看似不经意，但组合的非常严谨，张弛疏密有序，舒展而爽朗。浓密饱满的画面充满感人的亮点，像一双双眼睛向人们叙述着她心里的故事和感动。





丁巳年夏月
吳昌碩



余震之余

文/姚思敏

成都人这些天的生活大都一样，看电视播报灾区的灾情；与亲戚朋友互通信息，互致问候；忍受余震带来的惊恐与不安，犹豫当天晚上是住在楼里还是躲进帐篷；或者捐款捐物，想办法为灾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与灾区5万多人死亡，近30万人受伤，几百万人无家可归相比，成都人除了受到房屋摇晃的惊吓，似乎并无多大损失。只要不停电、不停水、不停气、不断通讯、不涨价，汽车能加油……

当我不停地接收到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打来的慰问电话和发来的短信时，当我不断地重复我家除了博古架上的好东西被摔坏，其他并无大碍的信息时，当我交替遭遇偶尔停电、停水、停气、通讯不畅的窘况时，我并未意识到我需要同情。但是，当我眼睁睁地看到电视画面上播报的映秀、漩口、虹口、银厂沟、白水河、青城山、都江堰二王庙那些一个个我曾经多次采风写生过的地方，如今面目全非的样子，我才逐渐意识到，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灾民。因为，我损失了许多美的领地，更失去了无数敦厚善良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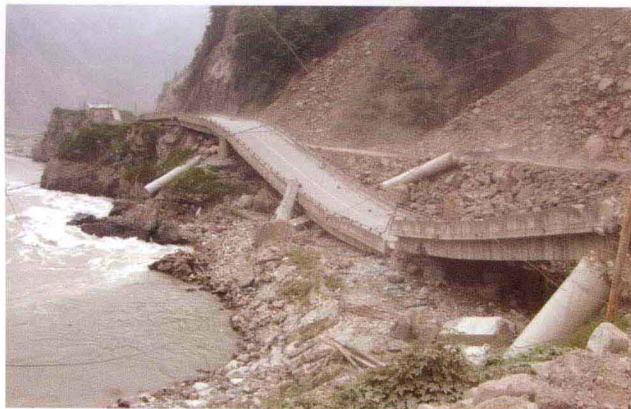
可以这样说：只要生活在成都附近的中国画家，没有没去过这些地方的。谁都知道，从都江堰进去往里走，那是最不会令人失望的地方，那里有最能代表四川特色的峻峭的山与葱茏的植被，有高悬如丝带的瀑布与蜿蜒而湍急的溪流，有各种各样穿梭其间的山禽与野鸟。在那弯弯曲曲的清流水域、在那千变万化的崇山峻岭之中，正滋生着蓬勃自由、欢腾跳跃，斑斑驳驳并升腾不息的生命气息，春夏秋冬不同时期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感觉。正是在这些美丽中游走，我找到了我一生中最钟情的表现内容与题材：只要我一去到那里，就会产生灵感，就会拥有无限的创作热情。

记得映秀、漩口这两处我们常往松潘、九寨沟方向必经的地方，特别是漩口，它在公路与河的对面，第一次认识它是90年代，我跟一帮朋友到松潘去写生，路过此地。印象中漩口是个村庄，它在河对岸的山坡脚下，远远的有一丛丛树林掩映着隐约的黑瓦农舍，只要有点山水画写生经验的人一看便知那里面一定有画头。当时我暗暗想，下次来一定要走进去看看。第二次见到它已是2005年，还是路过，那时它已经被搬到半山坡上，原来的地方已因修紫坪铺水电站而被淹掉了，我好遗憾。新的漩口镇不知究竟怎样，但远远望去，也还是绿树人家。可是眼下的漩口却是山体滑坡，河流中断，满目疮痍，一遍狼藉。

虹口、银厂沟、白水河这几条沟可以称为我的写生基地，我不仅与我们转山会的朋友去、带我的学生们去、也介绍许多朋友或外地画家们去，去了的人们回来后无不称赞其环境优美、景点集中，对象入画，住宿方便。那里有中国画写生需要的各种要素，山石树木，溪流岩石，蜿蜒曲折，一步一景，只要钻进这几条沟，包管你画上一个星期都不想出来。再加之农家乐主人的热情款待，可口的饭菜与干净的床铺。在那里，白天我们寻找最美的角度坐下来，



慰问映秀救灾官兵现场写生



在清新的空气与清脆的鸟鸣声中落笔；晚上在农家乐的大堂里，我们展开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画面，一边放松劳累一天的身体，一边滋滋有味地品评自己或他人的画作得失，加之农家主人乐颠颠地参与，发表他们最质朴的评价，真是其乐无穷。而如今，据称，所有的农家乐全变成了废墟，好几处山体滑坡把原来的美景毁于一旦，有的甚至两座山碰到一处，形成了危机四伏的堰塞湖。也就是说，就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就在我正在城郊的工作室二楼上被震得站不稳脚跟的那一瞬间，我钟爱的良辰美景瞬息也荡然无存了。事过十天，电话机旁仍放着的这几条沟里的农家乐的电话号码，可我一个也不敢打，因为怕听那边死一般的沉寂。

回到我们在城南十一楼的房子，花了大半天时间收拾乱得像被抄了家似的屋子。把一个摔坏的明末清初的大青花瓷盘的碎片收成一包（那还是母亲结婚时外公送她的陪嫁），把另一个宋代青瓷的小花盘碎片又收成另一包，就这样，把倒下的花瓶扶起来，把撒落一地的书籍重新装上移了位的书架。等到这一切结束，打开电脑看看时，不料余震又来了。窗帘在动，脚下在摇，狗儿在叫。十天来，几乎每天都有一两次这样的景况。一边是电视节目中一段段催人泪下的不屈的故事，一边是大自然无情的威力还在张扬。我在其间感受着从未有过的迷茫：人与自然是多么不均的双方！专家说了：所有的高山都是地壳运动也就是地震的结果，此次地震

就是印度大陆板块冲撞亚欧大陆板块而造成西部山地与四川盆地的挤压，龙门山脉正处在两者之间，所以它是地震的高发区。1936年的旋口大地震，1976年的松潘大地震，今天的汶川大地震都源于此——似乎每隔三四十年来一次。

我不知道对此该作何想？当我们赞叹喜马拉雅山的壮美时，谁会去想它隆起时的山崩地裂，生灵涂炭？当叠溪海子碧波荡漾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其实就是几十年前旋口大地震时形成的堰塞湖？当时一座城整个地陷下去，又有多少生命消亡？我不知道几十年之后，当葱绿的植被重新覆盖今天的滑坡，形成新的美丽时，是否地震又会卷土重来？我只感觉到无边的无奈：大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人类在它面前似乎永远被动。它有它的路程与轨迹，它有它的意志与力量。我们也许可以暂时地吃它一点，喝它一点，拿它一点，用它一点，欣赏它一下。但是，它决不会因此而变得温顺，变得为我们所有，它还是它，我们只不过依附它生存而已，因此对于它的存在，我们似乎只能心存敬畏。

当它是青山绿水时，我们敬畏，当它山崩地裂时，我们也还是敬畏，当我们所有人都因各种各样的“辉煌”而作古时，它还按它的方式存在，因此，我们对它更是只能心存敬畏。

好在正如李嘉诚所说，“在这次灾难面前，我们的政府与人民都表现得很好。”否则，我们还有什么可期待？



享受写生

文姚思敏

我很欣赏前几年曾在中国红及一时的足球洋教练的一个说法，叫做享受足球，他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即无论我们想要做任何事，尽管都有可能劳其筋骨，更有乐在其中，关键在持什么态度。所以，若像足球这样本需拼老命追求尚不可得胜的竞争也可用享受的态度来面对的话，那么，世间再难找出什么需要努力而不可以享受的事了。因此，我常想，我所经常进行的写生活活动也许该算作享受之中的享受。

与其说我喜欢写生，莫如说我喜欢写生生活。它真的让我很得福——有福投身良好的自然环境；有机会亲近宝贵的人类文化传统；有条件充分调动自身的绘画积极性与能力；并暇与同行探讨各种各样的人生观、绘画观，从而激发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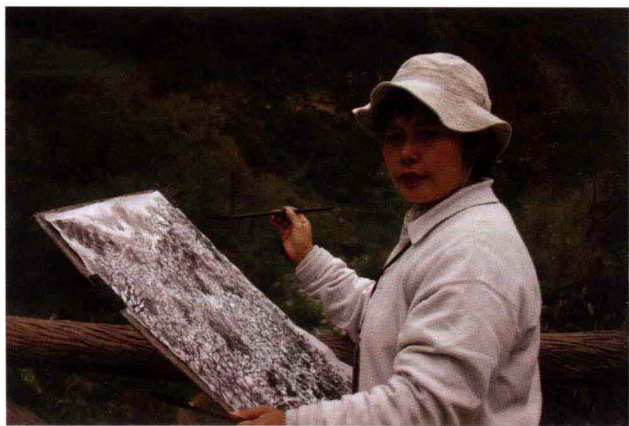
生活在现代都市，我们还缺什么？比起古人来，我们几乎可以达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境界，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却又连人生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满足，这就是呼吸新鲜空气。每每读到古人“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看到《溪山行旅》、《林泉雅集》这样的画卷，我就会想到古代艺术家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也许比我们清苦，食物没那么油腻，出行没那么快捷，信息没那么灵通。但是，他们是在环绕着极其鲜美的气息中完成这一切的。比起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几乎不是有毒也是有害的景况来，我们又似乎困窘得多，贫瘠得多。因此，他们生产的是安静平和、含蓄深沉，我们生产的是躁动肤浅与无边的假惺惺。然而写生，尤其是山水写生，给了我们一个暂时抛弃一切烦杂的非常好的理由，我们到山里去！无论是青城山、峨眉山、四姑娘山，还是长白山、雁荡山、武夷山，甚至是阿里山、阿尔泰山、阿尔卑斯山！

当山里特有的潮湿、温润，充满植物与泥土的芳香浸入我们的体内，滋润每一寸呼吸器官，搭救每一个形将枯槁的细胞之时，我就会感到，除此之外我们所获得的许多东西，也许都是多余的。

你看那千姿百态的树木在蓬勃生长，恣意零乱的藤蔓在漫无目



遂宁广德寺牌坊 2008年 69×45cm



的地张罗，杂草丛生，野蕨遍布，崖下岩边，溪前泽后，全是它们的领域。放眼望去，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顿时感觉自我的渺小，不过天地之间一区区小生物而已，每每为一抬脚则必定践踏其他生命而深感不安。我常想：若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类，那真是可恶得很！除了掠夺便是破坏！所以，我们理应呼吸毒气，遭受拥挤与嘈杂！所以，有机会去山里写生，去从事我理所当然的收集素材的工作，这不仅是享受，简直是一种极为正当的奢侈。

山水画写生一般分两个主要内容，其一是自然景观，其二是人文景观。人类文明悠久的历史，最直观的体现在哪里？就在历代名胜古迹之中。人类恐怕是生物中唯一会把谈古论今作为享受的种族。去到都江堰，人们会感慨2000多年前秦人治水的智慧，登上凌云山，人们会感受唐人信仰的崇高。至于杜甫的秋风茅屋，陈子昂的读书高台，李白观过的飞流瀑布，历代名流拜谒过的泰山、黄山、华山，若再迈出国门，远涉重洋，则鉴真和尚东渡的修行处，沙俄皇族的亡灵葬地，古罗马人在欧洲各国留下的遗迹，古希腊人创造的壮美，古埃及人建树的宏大，几乎所有人类曾经经历过的辉煌与沧桑，都会在我们采风写生的过程中，一段段或明或暗地闪现，在我们的咫尺中歪歪斜斜地保留。正因如此，才会使我们的作品多一重历史的沉重，一份文化的深厚，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番传古存今的责任。若说享受，人生最大的享受也许莫过于你曾经在书上读到的哪怕是几千年前的东西，骇然直观地展现在眼前，所谓一饱眼福的事了。

山水画写生的目的除了基本练习就是寻求美，哪里有美的景色，哪里就是我们的工作现场。倘若对象以一种意想不到的绝妙呈现在眼前，它奇特的造型，优美的结构，丰富的层次，和谐的色调打动我的时候，我会展开我的写生夹……此时，所有的杂念全无，一心就捕捉那难得的感觉，皴擦点染十八般武艺全使出来，习惯的、非习惯的笔法，常用的、非常用的表现手段加之雾水雨水一起发挥作用，也许又冷又饿，也许又乏又累，但是，当一天结束，晚

上在住处展开白天“奋斗”的结果，那种惬意、放松，尤其是在获得意料之外的好效果的那种成就感，就像掏金者掏到了一块大金，寻玉者觅得了一块大玉，此等享受的境界，更非一般旅游者能到达。

现在有好画家难得搞现场写生了，照相代替了一切。一个人或一大群人集体采风，不耐烦在那里一笔一画地磨蹭，这种旨在收集素材的方式当然也未尚不可，但比起坐下来安安静静地深入刻画对象的某一些独到之处，抛开自己的习惯方式，解放感观，仔细观察认识一些平时在画室里不易注意的东西，思考一些长期想不明白的道理，真正用心、用眼去体会自然赋予我们的现成的美感，我们会收获许多生动而质朴的笔触，真实而鲜活的造型，新颖而完美的画面，甚至，我们会收获完全不同于前的美感，使自己的画风骤然改观。石涛、黄宾虹、李可染不都是在艺术的成熟期，即中年的写生活中悟道，而使自己的艺术更上一层楼么？当然，写生也有许多写法，有人长期写生，长期按习惯画，所有美感全被他画成“清一色”，此种写法倒真不如不写，直接画照片得了，还省得餐风露宿和一大把差旅费。

写生生活还有一种享受是平时日常生活中难得的，就是总会有一帮人与你同行，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人都以一种特别放松的状态出现在你的视野。几乎一个人一种生活观，一种生活模式，他们就像电影一样在你身边播放。有的人“才”大气粗，无拘无束；有的人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有的人笔下漏洞百出依然感觉奇好；有的人则苛刻求全无限自责。但有一条几乎一致，那就是从繁杂的日常生活中挣脱出来，显得相对愉快而放松。此时此刻，无论怎样性格的人都表现得相对单纯，相对真实，相对宽容，甚至相对不那么功利，这时候的人就会显现出出的一些本真，比如热心、好奇、顽皮与冒险。总之，总会呈现一种生动自然的状态。

在成人的生活中，每个人无论如何总是有些伪装的，人们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或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受获少受伤害，总是想方

设法地把自己乔装起来，地位愈高，声名愈大的人乔装的层数愈多，到了最后好多人连哭笑都不会了，一切都被标准化、模式化。笑非自身之想笑，谈非自己之想谈，结果造成人人渴望真实、真情、真诚，然而人人却都在作假：假说、假笑、假激动、假努力等等。但写生生活不一样，人们会暂时丢开一些东西，也许彼此之间暂时没有利害冲突，也许每天都有新鲜感刺激，人们的注意力总在欣赏良辰美景，在抚今追昔，或缅怀逝去的岁月，唤醒快要遗忘的记忆。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说笑，随心所欲地表情，甚至像孩子一样高声喧哗。在这种气氛中生活，哪怕很短暂，也弥足珍贵，备感享受。

这些年，我有许多机会背着写生采风的名誉，走了很多地方，画了很多画，也享受了许多的快乐，我希望生活就这样进行下去，直到我再也走不动的那一天……



對痕迹的迷恋實在已成為這一段創作的動力歲月。留痕
自然留痕筆痕墨痕色痕迹逐其間其樂無窮乙酉旦啟

